



夏日紫薇

■百夫长

炎炎夏日,紫薇盛开。母亲特地拍了照片,通过微信发送给我。看着手机里一树绚烂如火的紫薇花,我的思绪不由飘回到了从前。

早年,故乡旧居前曾有一方池塘。塘里有父亲种的数枝绿荷,放养的几尾红鲤鱼。塘边长有一排美人蕉和鸡冠花,其间杂有一棵紫薇树。我最喜那棵紫薇树,微风吹过,时有粉红花瓣从树头跌落塘中,惹得鱼儿张嘴嬉弄。许是花瓣太过娇嫩之故,鱼儿并不忍心吃,果真只是戏玩。一池清水,数枝绿荷,几条红鲤,再加上落满水面的粉红花瓣——这记忆里的画面,真是美极!

那棵紫薇树,是大哥从野地挖回来的。有一年除夕,大哥带我们到祖父坟地“送灯”。等祭拜完先人,正要回转时,大哥看到坟前的堰塘边长有一棵从未见过的小树苗,便叫我回家取来铁锹,将它挖了回去,种在屋前的池塘边。事后,大哥特意交待我,千万不可让父母亲知道,不然,少不了挨一顿打。在吾乡有个习俗,坟上的东西是不可带回家的,更不要说把坟地的树苗挖到自家门前栽种。

此后,我便将那棵小树苗忘到了九霄云外。第二年春天,小树苗便开始兀自抽枝发芽,越长越高。到后来,枝上长出了小小的花蕾,开出了粉红色的小花。刚开始,只是一朵一朵,有些含蓄,有些害羞。到后来,忽而变为整株整株,花色越来越艳,直至粉红花瓣缀满枝头,压得枝条都快要断了,还在不管不顾地开个不停。这样的繁花似锦,会一直持续到九月底。村人经过我家门前,免不了驻足观赏一番,啧啧称赞。

初见此花,我便被它深深地吸引——真是个灿烂似火、明艳如霞。至此,我们方知,原来这是一棵花树啊!至于叫什么名字,却没有一个人叫得出来,就连在县城上高中的大哥也一样。后来,大哥回校后几经打听,方知此花名唤“紫薇花”,并且还有好几个别名。一曰“痒痒花”,只要一碰它,便会落红遍地,十分怕痒似的;又曰“百日红”,因其花期从六月直至九月,前后可达百天。

刚开始,我觉得叫它“痒痒花”最好玩。别人问我花名,我一律以“痒痒花”作答。几年后,电视剧《还珠格格》播出后,我果断抛弃了原先的想法——它是如此的纯洁、善良、美丽,就像剧中的“紫薇”一样,还有什么名字比“紫薇花”更适合它呢?稍长,当我读到“唱彻五更天未晓,一池月浸紫薇花”“独坐黄昏谁是伴,紫薇花对紫微郎”等诗句时,对紫薇花的喜爱就更加无以复加了。

只可惜,旧居前的那棵紫薇树在六年前因修房填塘而作古。父亲去世后,老家时常只有母亲一人居住。新房宽敞明亮,设施齐全,但再好的房子,一个人居住终究冷清。每年春天,大哥便从外地带回一些花花草草,让母亲种在房前屋后。有一天,母亲无意中提起门前那棵紫薇树。说者无心,听者有意。去年“五一”假期,大哥驾车从皖地带回一棵两米多高的紫薇树,把它栽种在了后院。

“庭前紫薇初作花,容华婉婉明朝霞。”前几日,后院的紫薇花终于开了,母亲马上拍照发与我看。稍后,我拨通了母亲的视频电话。视频中,母亲站在紫薇树下,花开如火如荼,母亲笑得心花怒放。此刻,尘世温暖,人间美好,终得尽付这一树繁花。

散漫,瞌睡,目光无神,在前途无望中浑浑噩噩地度过一天又一天。这样的生活是我初中前两年里四时不变的风景。

其实在乡村初中,在被人遗忘的角落,这几乎就是每一个人的日常。转机出现在初三那年,我们遇上了一位刚从师范毕业,温柔善良又美丽的老师,她担任我们班的班主任。她带来了许多新的知识和好的习惯。她坚持用普通话教学,她的到来就像给沉闷而偏远的乡村中学吹了一股清新凉爽的风,我们的世界因此鲜活起来了。最不能忘记的是,她第一天就给我们展示了十多张大学的风景照,那是她的母校。那些宏伟古朴的建筑,那些宽阔的广场跑道,花草茂盛的优雅环境以及校外灯光璀璨车水马龙的繁华,一瞬间让我们的眼神闪亮了又闪亮。我把正准备戳向呼呼大睡口水直流的小胖的一根小小的棍子,用力折断成无数根,折得几成碎片。是的,我似乎听到了那风景如画的大学向我们发出的声声呼唤,一声又一声,就近在耳前,牵引着我们此后一年愉悦舒畅乐此不疲的拼搏时光。

一年后,在偏科几近“残废”的悲惨境遇下,我竟然考上了一所高中。虽为末流,但在班里仅有的上线10人中,我还是被老师奉为榜样。然而,在高中里,我班里学号44,全年级800多名的排名,似乎宣告历史重演了。果然,第一次考试的倒数前十,如同一记闷棍,将我刚刚升起的一点点喜悦与自豪打得满目疮痍支离破碎。曾经的信心满满与如今的颓废失落就在电光火石间,我绝望了!接下来,电子游戏乘虚而入,展现了瑰丽而魔幻的诱惑。我和几个同学每日游走于这些游戏中,完全不知今夕何夕,直到那班会课的到来。那天,当父亲出现在讲台上的时候,我差点魂飞魄散。但父亲并没有跟我相认,他只是跟全班同学讲述了他是如何含辛茹苦地带大自己的孩子,而自己的孩子又是如何地不争气。自父亲开始讲述的那一刻起,眼泪就一直在他的脸上流淌。后来的那些话,父亲几乎是哽咽着说下去的。全班同学都哭了,班主任也哭了。父亲讲完后,没有停留片刻,但父亲最后看向我的眼神令我终身坐立不安。

在你想要放弃甚至放纵的时候,想想你的父母、你的亲人,你是要活成家人的骄傲还是耻辱?班主任老师跟着的惊天一问,给了我和其他同学如梦初醒醍醐灌顶般的答案。记得那时窗外阳光灿烂,鸟儿欢啼,此情此景很有一种让人豁

欠母亲一辆代步车

■唐安永

昨晚,我又梦到了母亲。梦中,母亲神态安详、目如秋水,满头银发宛若冬日的浓霜。她身着素朴青衣,脸上挂着恬淡的笑容,步履蹒跚地走在乡间小路上。我边喊“妈妈”,边疾步追赶,母亲不仅不应答,还依旧自顾自地前行。眼见母亲快要翻越一座云缠雾绕的大山,我一边拼命跑,一边大声疾呼:“妈妈,您慢点儿呀,我给您买了代步车!”可是,无论我怎么呼喊,也无法停止母亲前行的脚步,直至她渐渐消失在云雾深处,我才从梦中惊醒,泪水模糊双眼。

这样的梦境常常在我酣睡的夜里出现,每次我都泪泪沾襟,只因为我欠母亲一辆代步车。这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心结,每次梦到母亲,愧疚感都挥之不去。

母亲年近花甲时,一场大病导致其双脚行走困难。尽管如此,母亲不仅要照顾身患重病的父亲,还要料理家里的大小事务,异常艰辛。后来,我们姊妹相继参加工作,离开了父母。为让父母安享晚年,我们动员他们与我们一同到县城居住。父母开始舍不得离开老家,经过我们轮番硬泡,最终他们同意了。

住进县城,母亲似乎进入了一个陌生世界。她白天不出门,就一个人安静地坐着,偶尔做点针线活儿;晚上,便陪同家人看看电视。时间一长,母亲颈椎和腰椎都出了问题,到医院理疗无数次,不但没见好转,反而诱发了坐骨神经疼痛,真是苦不堪言。

眼看母亲身体每况愈下,我就带她到省城检查治疗。检查后,医生说:“你母亲是腰椎退行性疾病,与其年龄增长及机体各项功能退化有关,属于正常的生理反应。”医生简单开了一点药后,就叮嘱母亲每天要适度运动。

我们准备离开医院时,遇上了母亲的表妹,也就是我的表姨。表姨告诉母亲,跳广场舞能缓解腰椎疼痛,她不间断地跳广场舞,几乎治好了她的腰椎疾病,并建议母亲也去跳广场舞。

回到家后,母亲将信将疑地问我:“跳广场舞真能治疗腰椎病?”我肯定地回答:“能。”母亲笑着点点头。

为让母亲尽快融入跳舞团队,我便联系了几位和母亲同龄的阿姨当母亲的舞友。

我家去广场有很长一段路程。每天清晨,母亲都早早起床赶往广场,合着音乐,全身柔绵而有力地与老人们翩

然顿悟之感。我很庆幸父亲的这次不相见的相见,父亲用他悲痛的陈述、满脸的泪水给了我叛逆的青春期一个沉重而响亮的敲击,一声声痛彻心扉的呼唤。

一晃就是五年。大学毕业那年,正赶上不再包分配工作。在经过无数个日夜的准备后,我终于在县教育局举办的招聘考试激烈竞争中位列第三,满心喜悦地奔赴教书生涯的第一站。“从大道下到一条坑坑洼洼的小马路,一路前行约4里,就看到掩映在群山中的目的地。两排二层的老旧房屋相隔约5米,在风雨的侵蚀下俱已斑驳累累,加上一栋半圆围过来的三层教学楼,就是整个学校的家当。知道这所学校偏远,却不知道偏僻和简陋到了这种程度。”这是我在散文《却顾所来径,苍苍横翠微》里开头所写的文字。这所群山环绕的乡村初中又如一记闷棍,将我初为人师的满心喜悦打得满眼绝望溃不成军。

颓废、失落,郁郁寡欢、强打精神,第一学期的我,至今想来都在责怪自己浪费了一段时光。但那时候,我订阅了两本文学刊物,一本是《散文诗》,一本是《星星诗刊》。转机也就在这本《星星诗刊》上,那个春夜,我读到一个诗人访谈录。这是一名极其顽强的诗人,他在谈论自己被生活虐过千遍后,依然傲然挺立于世的诀窍。他讲了一个故事,说的是一位音乐家被下放劳改,遭受非人待遇,但他心态积极乐观犹如苏轼。比如他在轧草的时候,都是按四四拍的节拍愉快地进行,这让他受益匪浅。而看到此处,让我也若有所悟。

于是,在乡村中学的那五年里,经常是整个学校已经沉睡于一片黑暗之中,而我的房间依然灯火闪亮。与明亮的灯光同样明亮的,还有一双痴痴阅读的眼睛。办公桌上的稿纸上,还有凭一颗为文学而狂奔的虔诚之心,写下的粒粒鲜活的汉字。

阅读,写作,不停地阅读,乐此不疲地写着。我的小说、散文和诗歌在各级报刊上源源不断地刊出。而每一份文字带来的温暖,却始终如一地沸腾着我的血液。每一次有文章发表,仿佛就是给我单调沉闷的生活一次无声却振聋发聩的呼唤,护我前行、激我求索。

回望来路,也有风雨也有晴。“心事浩茫连广宇,于无声处听惊雷。”我的耳畔仿佛又响起了这一声声的呼唤,有形的无形的,有声的无声的,沉重而舒缓,纷乱却辽阔,它让我于迷茫中渐趋清晰,于浑浑噩噩之外得到直入灵魂的深切顿悟!

欠母亲一辆代步车

■唐安永

翩起舞。

“王阿姨真好,经常主动纠正我的舞姿;张阿姨热情,每次都用地代步车带着我去广场,省力省时……”每当找母亲交流跳广场舞感受时,她都会对每个舞友赞不绝口。

话语间,我不仅听出了母亲对舞友们的赞许,还读懂了母亲渴望拥有一辆代步车,每天骑着去广场跳舞。可我深知母亲腿脚不方便,她驾驶代步车,不仅自己的安全没保障,可能还会伤及他人。因此,每次母亲提起代步车的事,我都会转移话题。

母亲日渐消瘦的身体告诉我们,跳广场舞根本医治不了她的病,只是求得一种心理安慰罢了。一天中午,我正在午睡,妹妹打电话说,母亲跳舞过程中晕倒在广场上,幸好舞友们拨打急救电话,并将其送进医院,暂时脱离危险。

经过全面检查,医生说:“你母亲已是结肠癌晚期,不手术,估计就三两个月时间;手术的话,或许能延续生命。”医生的话犹如晴天霹雳,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。

母亲手术那天,我们一家人坐立不安地徘徊在手术室外等待,直到医生打开手术室门笑着说:“一切顺利,手术很成功!”一家人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。

转战病房后,病榻上的母亲比我想象的坚强。虽然吸氧管、导尿管、输液管、监测线遍布全身,肚上的刀口还缠着宽宽的纱布,但是她还强颜欢笑说:“没事。”看着真是令人心疼。

就这样,母亲在病榻上坚强而乐观地与病痛作顽强的抗争,加上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,母亲身体一天好比一天,她还时不时地拉着我的手说:“永娃,等我完全好了,你给我买一辆代步车,我好骑着去广场跳舞,就不再麻烦张阿姨了。”

“好的,等你康复了,我一定给你买一辆代步车,让你骑着去广场跳舞。”我不再搪塞,每次都爽快地答应。

每次说到买代步车的事,母亲都像极了小孩子,伸出小指头与我拉钩,并坚定地说:“拉钩上吊,一百年不许变……”

遗憾的是,由于病情反复,母亲不但没等来我买的代步车,还被无情的病魔夺走了生命。母亲的离去让我们肝肠寸断、痛彻心扉。

每当想起母亲,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,我今生今世都欠她一辆代步车。其实,我欠母亲的又岂止一辆代步车呢?